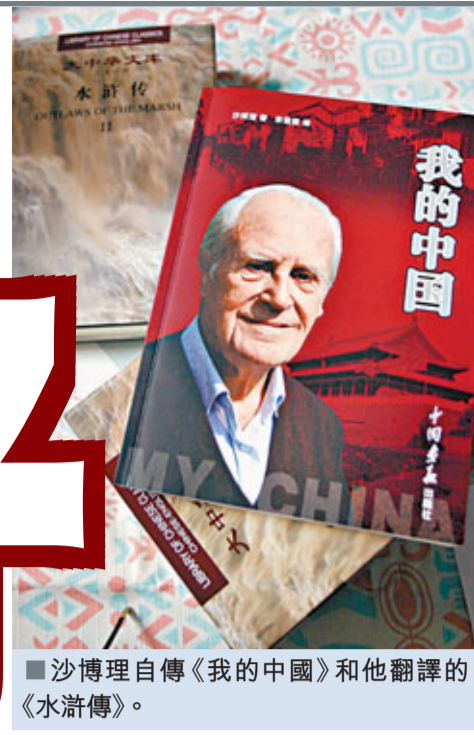


住 胡同四合院
聽 探戈耍太極
吃 油餅練書法

9旬美國翻譯家沙博理

情迷中國一甲子



沙博理自傳《我的中國》和他翻譯的《水滸傳》。



沙老在《我的中國》一書上為本報記者簽名。

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裡，住着一個聽着探戈打太極、愛吃油餅、喜歡練書法的中國籍美國老人。64年前，這個美國人漂洋過海來到中國，機緣巧合，短暫的旅行變成了漫長的停留。他愛上了這裡溫婉善良的女子，愛上了這片生機勃勃的土地。60多年來，他與愛人風雨兼程、至死不渝；60多年來，他潛心翻譯事業，將瑰麗的中國文學帶給世界；60多年來，他時常到各地考察，與中國同呼吸、共命運。他就是全國政協委員、著名翻譯家沙博理。如今96歲高齡的沙老說：「我的根已經深深地扎在了中國，這裡就是我的家。」

■撰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、梁文雅、李茜婷
■攝影：李茜婷

在後海蜿蜒曲折的胡同裡，記者找到了沙博理的家。隨着腳步聲的漸漸臨近，一位滿頭銀髮、慈祥而藹的「高鼻子」老人推開了門，他不急不緩地說着流利的中文：「你好，快進來吧。」眼前的沙博理沒有筆挺的西裝、沒有驕傲的神情，有的只是一位老人的親切與一個學者的從容。60餘年裡，他的中國生活如同一本充滿傳奇色彩的書，需要人們一頁頁細細地品讀……

初來乍到迷茫不知所措

1947年，31歲的沙博理帶着些許的冒險精神和僅有的200美元，橫越大西洋來到了神秘的東方古國，他沒有想到，這一來就是一輩子。當他乘坐的小貨船停靠在上海時，映入眼簾的卻是穿着長袍的男子、人力黃包車、偶爾經過的有錢闊太與飢寒交迫的孩童，沙博理低頭細語道：「這一切顯得既陌生又不知所措，一股中世紀的黑暗與落後瀰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。」

為了生計，沙博理在朋友的建議下重拾「老本行」做起了律師。慢慢地，通過努力他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律師行。在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裡，沙博理一邊進一步學習中文，一邊接觸了許多共產黨員，他還利用外國人的身份與國民黨上演了「潛伏」戲，掩護了多位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。

雖然沙博理在事業上落了腳，但是站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之中，他仍舊感到一絲蒼涼與陌生。直到他遇到一位美麗聰慧的中國女子，生活開始泛起了片片漣漪。

國話，兩個人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，決定每星期三在鳳子住處見面，以一小時中文會話，交換一小時英文會話。

起初只因學習中文的需要，沙博理在華人同學的介紹下找到了鳳子，但在一來二往的接觸後，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漸漸將兩人拉近。年輕貌美的鳳子在復旦大學國文系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演員，她常常以主角的身份出現在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等話劇中，脫掉戲服，鳳子扮演着更為重要的角色——中共地下文化工作者。硝煙瀰漫的年代中，沙博理被鳳子的活潑和熱情深深吸引，被她的勇敢和正義深深感染着，被她的氣質和才華深深打動着。而鳳子也對年輕有為的沙博理頗具好感。

1948年5月，在著名作家鄭振鐸的見證下，沙博理和鳳子走進了婚姻的殿堂，從此開始了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的愛情「神話」。

律師變翻譯家扎根中國

《水滸傳》、《家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新兒女英雄傳》……半個世紀以外沙博理翻譯1,000餘萬字，從一名外籍律師變成了中國籍翻譯家，從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竅不通變成了「中國通」，從最初的陌生、彷徨變成了「扎根中國」。沙博理說：「和中國文學結緣，不僅加深了我對中國的愛戀，更讓我將這種愛通過翻譯工作播種到世界各地，讓不同種族、不同信仰的人通過文學認識一個真實、可愛的中國。」

學中文遇鳳子緣定三生

1947年4月1日上午10點，一個叫鳳子的人如往常一樣在家中準備午飯，她怎麼也想不到，即將敲開她家門的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國男人，更無法預料的是，這個美國男人會成為和她共度48年的丈夫。在「咚咚咚」的敲門聲後，鳳子起身開門，「我找鳳子女士！」沙博理用異樣的口音說着中

2010年「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、2011年「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」，讓這位沉寂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聲名大噪，沙老自嘲道：「我最近好像出了點小風頭。」然而，面對外界聚光燈下的光環，沙老的謙遜和泰然更加令人尊重。「能夠翻譯中國的文学作品是一種幸運，我只希望在有限的生命裡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讓更多的外國人，跨越語言的阻隔，領略中國文化的無邊大美。」

愛上中國龍 牽手中國鳳

「我愛上了鳳，也愛上了龍。了解和熱愛中國龍，使我更加熱愛和珍視我的中國鳳。」這是沙博理在自傳《我的中國》裡寫下的一句話。沙老所愛的鳳與龍，正是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鳳子和他「落葉歸根」的故鄉中國。

「一身簡單的旗袍、高跟鞋、薄施粉脂」初見鳳子時的模樣，始終縈繞在沙博理的腦海中。他說：「東方女子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皮膚，光潤細滑，略施粉黛的面龐如同鑲了金的百合花。」相愛的時光總是充滿甜蜜和美好，在相互的學習中，二人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，這種了解慢慢變成了依賴，他們一起看京劇、話劇；一起坐在有茶室的花園裡品嚐花茶，談論中美文學；一起逛上海的城隍廟，欣賞奇異的手工藝品；一起挽手穿過大街小巷，在通宵營業的攤點吃一碗噴香的餛飩或幾塊油炸餛飩……

沙博理和鳳子並沒有因時代的「封建」和世人的眼光而放棄彼此，1950年1月，沙博理和鳳子滿心歡喜地迎接了他們的女兒亞美的出世。「亞」寓意「亞洲」，「美」寓意「美國」，這個活潑、憐兒兒的小女孩寄托了父母對這段跨國婚姻的美好希冀，同時，亞美是鳳子的乳名。

沙老：愛妻是他的「中國」

1993年，在鳳子的《迎接金婚——八十自述》中，她寫道：相隔萬里，在太平洋兩岸生活相互隔離的我們，竟然相守了45年！回憶相伴幾十年，風風雨雨過來了，互望兩鬢白髮，喜悅的笑容爬上了滿臉的皺紋。

1996年，鳳子沒能「遵守」她的金婚承諾，帶着無盡的遺憾離開了沙博理。院子裡盛開的玫瑰、客廳裡古老的傢具、書架上鳳子與沙博理的婚紗照，似乎都在訴說着他們矢志不渝的愛情。沙博理說：「我不會離開中國，不會離開這個家，因為這裡裝滿了我與鳳子的回憶。在這裡，我能感受到她的呼吸，看得見她的笑容。」

他說：「鳳子於我不只是一個妻子，她是我在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流淌在中國和我之間的一條不斷的溪流，她帶着一個民族、一種文化、一個社會的精髓浸入我的身體和靈魂。因鳳子，我才能適應並心滿意足地生活在中國，她已成為我的『中國』。」

四合院裡的「老北京」

京腔洋人

夏末時節，日照仍舊熾烈，帶着一顆忐忑與好奇的心，記者輾轉在胡同間尋找沙老的家。一個貼着「沙博理」名字的紅色木門讓記者喜出望外，然而不巧的是，在一上午的等待後，仍未見沙老的身影。次日，記者再次來到胡同，與居委會的幾番「協商」後，終於撥通了沙老的電話。

「要採訪我嗎？明天可以嗎？」當記者聽見京腔十足的回應後，不由得欣喜若狂，連忙應道：「好，好！」

來到沙老的住所，記者看到四合院裡栽滿了各種顏色艷麗的花草，客廳的牆上掛滿了名家書法和畫作，簡單樸素卻古香古色的家居擺設，散發出濃郁的「中國式」的氣息。站在一旁的沙老，

除了一副「洋面孔」外，幾乎看不出他是一個外國人。

「我最愛吃北京的油餅、油條和芝麻燒餅，在中國久了，回美國探親時都吃不慣西餐了。」沙老說，他喜歡穿布鞋和絲襪，因為它們既舒適又實用；喜歡聽探戈耍太極，既鍛煉身體又修身養性。沙博理曾這樣形容他對中國「故鄉」的愛戀：雖然我是在美國出生、長大，但我對美國的感情遠不及對中國深，每次回美國探親未結束，我的心就已「飛」回了中國。一些老朋友笑稱，我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。沙博理告訴記者，自己也不知為何離不開中國，他說：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的根兒依然在中國。」



沙老自豪地向記者介紹他種的花。



沙老曾日以繼夜地在他的辦公室裡翻譯中國文學名著。

翻譯中國名著 傳播中華文化

如癡如醉

隨着對中文的深入學習和研究，沙博理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越發的「如癡如醉」，他想，如果可以將這麼好的中國「故事」講給外國人聽就好了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一本名為《新兒女英雄傳》的小說吸引了沙博理的目光，他開始嘗試翻譯。令他驚喜的是，經過不懈地努力，這本著作真的在紐約出版，並成為在美國「亮相」的第一本中國小說。從此，沙博理對翻譯事業的熱愛變得「一發不可收拾」，他找到了一生的工作重心，也感受到了由翻譯帶來的充實和快樂。

譯《水滸傳》 事業攀巔峰

「我喜歡翻譯，它讓我感到親切，也使我有機會閱讀大量的中文書籍。」他說：「沒有人，更沒有一個外國人，能夠參透中國燦爛悠久的歷史。通過閱讀小說、詩歌和戲劇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，從而去了解這個國度。」

一張明朝時期的硬木桌在沙博理家的客廳顯得格外醒目，桌上靜靜地「躺着」幾本沙老曾經翻譯過的著作。他說，在這些翻譯作品中，最喜歡的要數《水滸傳》了。經典的故事情節、生動的人物形象和中式「武打」場面，深深地吸引着沙博理。無數個不眠之夜、無數次翻閱資料、無數張寫滿了字跡的草稿，讓這部中國古典名著成為眾多翻譯作品中口碑最好的一本，也將沙博理的翻譯事業推向了巔峰：1995年，這部集信、達、雅於一體的佳作，讓沙博理獲得了「中國彩虹翻譯獎」。

睹物思人，沙博理手捧《水滸傳》，目光閃爍，充滿柔情地說：「其實，在翻譯這部著作中，鳳子給予了我莫大的幫助。那些由文化差異帶來的疑問，都是鳳子在背後默默地給我講解，是她加深了我對中國的喜愛和對中國文化的欣賞，我深深地感激她。」

採訪之餘，沙老即興表演了一段「探戈太極拳」。



沙老家的客廳，牆上掛滿了名家書法和畫作。



沙老家中的書架上擺放着他與鳳子年輕時的合影。